

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

锦香亭

[明] 索庵主人
卷二(总三册)

孤本足本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卷二

第 二 册

锦 香 亭

素庵主人 编

韩 光 玉 校点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卷二(总三册)

责任编辑:耿相新 康 华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承印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9 印张 868 千字

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1—10000 册

ISBN 7—5348—1143—0/1·524

定价:卷二(全三册)31.40 元 本册定价:10.80 元

《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》编辑说明

一、明清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，为使广大读者增加对明清小说的了解和认识，我们选编了这套《明清艳情小说精选系列》。

二、这套丛书分卷出版，每卷以情节相近者编为三册。

三、考虑到青年读者较多，分段时参考现代小说千言一段的模式，适当划为较小段落，诗词、判词等另起行，以增加明快感。

四、校点时通假字如“他”与“她”、“它”，“那”与“哪”等不作改正；异体字、俗字，一般均以目前通行的规范字予以统一；底本文字明显错误，即经改之；少数遗漏和字迹不清者，据文意能补时即补之，并加圆括弧，无法补时以□代替；大段脱漏和缺页，则于圆括号（ ）内加以说明，除此之外，为保持作品原貌，均不作删节。

五、原书中的叙、跋、眉批、旁批、夹注、总评等，一般删去，只在每篇后边加简略后记，说明版本情况等。

内 容 提 要

唐天宝十三年，举人钟景期偶入葛府花园，与葛小姐相遇，二人互相爱慕，私定终身。殿试后景期再寻葛小姐，误入杨贵妃之姊虢国夫人私第，夫人爱其英俊，留在府中，昼夜寻欢。琼林宴上找不到状元，轰动了京城。夫人得知新宠乃是新状元，只得割爱，放景期出府。钟景期因触怒奸相李林甫，被贬往四川。安禄山叛乱后，其子庆绪掳去葛小姐，欲行逼亲，卫碧秋母女帮葛小姐逃出魔掌。肃宗即位，郭子仪收复两京，钟景期入朝供职，统兵讨叛，途中向葛府求亲，葛御史闻知女儿在尼庵，急忙接回，却是卫碧秋。葛小姐则被人拐卖给郭府，郭子仪问明其系钟状元未婚妻，奏明皇上，御赐成亲。钟景期闻知皇上以郭府歌唱美人赐婚，十分惊慌，慌向葛府求计。葛御史连夜送卫碧秋到钟景期处，二女争说自己是真正的葛明霞。

该书对人物的刻画，各具特色，如貌美贪淫的虢国夫人，风流倜傥的钟景期，坚贞不二的葛明霞，肯于助人的卫碧秋等等，无不栩栩如生，行文语言流畅，故事别出心裁，不落俗套，柳暗花明，悬念迭起，甚值一读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 (1)
- 第 二 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 (10)
- 第 三 回 琼林宴遍觅状元郎 (24)
- 第 四 回 金马门群哗节度使 (35)
- 第 五 回 忤当朝贬官赴蜀 (41)
- 第 六 回 逢义士赠妾穷途 (51)
- 第 七 回 禄山儿范阳造反 (62)
- 第 八 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 (73)
- 第 九 回 啸虎道给引赠金 (84)
- 第 十 回 睢阳城烹僮杀妾 (93)
- 第 十 一 回 雷海清掷笏骂贼 (106)
- 第 十 二 回 虢夫人挥麈谈禅 (116)
- 第 十 三 回 葛太古入川迎圣驾 (125)
- 第 十 四 回 郭汾阳建院蓄歌姬 (135)
- 第 十 五 回 司礼监奉旨送亲 (147)
- 第 十 六 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 (158)

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

词曰

上苑花繁，皇都春早，纷纷觅翠寻芳。画桥烟柳，莺与燕争。一望桃红李白，东风暖满目韶光。秋千架，佳人笑语，隐隐出雕墙。王孙行乐处，金鞍银勒，玉叠瑶觞。渐酒酣歌竟，重过横塘。更有赏花品鸟，骚人辈仔细端详。魂消处，楼头月上，归去马蹄香。

右调《满庭芳》

这首词单道那长安富贵的光景。长安是历来帝王建都之地，秦曰咸阳，汉曰京兆。到三国六朝时节，东征西战，把个天下四方五裂，长安宫阙俱成灰烬瓦砾。直至隋，炀帝无道，四海分崩，万民嗟怨。

生出一个真命天子，姓李名渊。他见炀帝这等荒淫，就起了个拨乱救民的念头，在晋阳地方，招兵买马，一时豪杰俱来归附。

那时有刘武周、萧铣、薛举、杜伏威、刘黑闥、王世充、李密、宋老生、宇文化及各自分据地方，被李渊次子李世民，一一剿平，遂成一统。建都长安，国号大唐。

后来世民登极，就是太宗皇帝，建号贞观。文有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长孙无忌等；武有秦琼、李靖、薛仁贵、尉迟敬德

等，一班儿文臣武将济济跽跽。真正四海升平，八方宁静。

后来太宗晏驾，高宗登基，立了个宫人武曌为后。

那武后才貌双全，高宗极其宠爱。谁想他阴谋不轨，把那顶冠束带撑天立地男子汉的勾当，竟要兜揽到身上担任起来。他虽然久蓄异心，终因老公在前，碍着眼，不敢就把偌大一个家计包揽在身。

及至高宗亡后，传位太子，年幼懦弱，武后便肆无忌惮，将太子贬在房州安置，自己临朝听政，改国号曰周，自称则天皇帝。

彼时文武臣僚无可奈何，只得向个进裂的雌货叩头称臣。那武氏俨然一个不戴天平冠的天子了。

却又有怪，历朝皇帝是男人做的，在宫中临幸嫔妃。那则天皇帝是女人做的，竟要临幸起臣子来。始初还顾些廉耻，稍稍收敛。到后来习以为常，把临幸臣子只当做临幸嫔妃，彰明较著，不瞒天地的做将去。

内中有张昌宗、薛敖曹怀义、张易之四人最为受宠。每逢则天退朝寂寞，就宣他们进去玩耍，或是轮流取乐，或是同榻寻欢。说不尽宫闱的秽德，朝野的丑声。

亏得个中流砥柱的君子，狄仁杰与张柬之尽心唐室，反周为唐，迎太子复位，是为中宗。

却又可笑，中宗的正后韦氏，才干不及则天，那一种风流情性，甚是相同，竟与武三思，在宫任意作乐。只好笑那中宗，不惟不去觉察他，甚至韦后与武三思对坐打双陆，中宗还要在旁与他们点筹。你道好笑也不好笑。

到得中宗死了，三思便与韦氏密议，希图篡位。朝臣没一个不怕他，谁敢与他争竞？幸而唐祚不应灭绝，惹出一个英雄来。

那英雄是谁？就是唐朝宗室，名唤隆基。他见三思与韦氏宣淫谋逆，就奋然而起，举兵入宫，杀了三思、韦氏并一班助恶之徒，迎立睿宗。

睿宗因隆基功大，遂立为太子。后来睿宗崩了，隆基即位，就是唐明皇了。始初建号开元，用着韩休、张九龄等为相，天下大治。

不意到改元天宝年间，用了奸相李林甫。那些正人君子，贬的贬，死的死，朝廷正事尽归李林甫掌管。

他便将声色货利，迷惑明皇，把一个聪明仁智的圣天子，不消几年，变做极无道的昏君。见了第三子寿王的正妃杨玉环标致异常，竟夺入宫中，赐号太真，册为贵妃。

看官，你道那爬灰的勾当，就是至穷至贱的小人做了，也无不被人唾骂耻辱的，岂有治世天子，做出这等事来，天下如何不坏？还亏得全盛之后，元气未丧。所以世界还太平。

是年开科取士，各路贡士，纷纷来到长安应举。中间有一士子，姓钟名景期，号琴仙。本贯武陵人氏，父亲钟秀，睿宗朝官拜功曹。其妻袁氏，移住长安城内。

止生景期一子，自幼聪明，读书过目不忘，七岁就能做诗。到得长成，无书不览，五经诸子百家，尽皆通透，闲时还要把些“六韬”“三略”来不时玩味。十六岁就补贡士，且又生得人物俊雅，好象粉团成玉琢就一般。

父亲要与他选择亲事，他再三阻挡，自己时常想道：“天下有个才子，必要一个佳人作对。父母择亲，不是感于媒妁，定是拘了门楣，那家女子的嫫妍好歹那能知道？倘然造次成了亲事，娶来却是平常女子，退又退不得，这终身大事，如何了得？”

执了这个念头，决意不要父母替他择婚，心里只想要自己去

东寻西觅，靠着天缘，遇着个有不世出的佳人，方遂得平生之愿。因此蹉跎数载，父母也不去强他。

到了十八岁上，父母选择了吉日，替他带着儒巾，穿着圆领，拜了家堂祖宗，次拜父母，然后出来相见贺客。

那日宾朋满堂，见了钟景期这等一个美貌人品，无不极口称赞，怎见他好处，但见：

丰神绰约，态度风流。粉面不须傅粉，朱唇何必涂朱。气欲凌云，疑是潘安复见；美如冠玉，宛同卫玠重生。双眸炯炯似寒晶，十指纤纤若春笋。下笔成文，会晓胸藏锦绣；出言惊座，方知满腹经纶。

钟景期与众宾客一一叙礼已毕，摆了酒肴，大吹大擂，尽欢而别。钟秀送了众人出门，与景期进内，叫家人再摆出茶果来，与夫人袁氏饮酒。

袁氏道：“我今日辛苦了，身子困倦，先要睡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母亲身子不安，我们也不须再吃酒，父亲与母亲先睡了罢。”钟秀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叫丫鬟掌了灯，进去睡了。

景期到书房中，坐了一会，觉得神思困倦，只得解衣就寝。一夜梦境不宁，到了五更，翻来复去，再睡不着。一等天明，就起来穿戴衣巾，到母亲房里去问安。

走到房门首，只见丫鬟已开着房门，钟秀坐在床沿上，见了景期说道：“我儿为何起得恁般早？”景期道：“昨夜梦寐不宁，一夜睡不着。因此来问爹娘，身子可好些么？”

钟秀道：“你母亲昨夜发了一夜寒热，今早痰塞起来。我故此叫丫鬟出去，分付烧些汤水进来。正要来叫你，你却来了。”

景期道：“既如此，快些叫家人去请医家来诊视。待我梳洗了，快去卜问。”说罢，各去料理。

那日，钟景期延医问卜，准准忙了一日，着实用心调护。不想犯了真病，到了第五日上，就呜呼了。景期哭倒在地，半晌方醒。

钟秀再三劝慰，在家治丧殡殓。方到七终，钟秀也染成一般病，与袁氏一般儿症候。景期也一般儿着急，却也犯了真病，一般儿呜呼哀哉了。

景期免不得也要治丧殡殓，那钟秀遗命，因原籍路远，不必扶柩归家，就在长安城外择地安葬，景期遵命而行。

却原来钟秀在日，居官甚是清廉，家事原不甚丰厚。景期连丧二亲，衣衾棺槨，买地筑坟，治丧使费，将家财用去十之七八。

便算计起来，把家人尽行打发出去。有极得意自小在书房中服侍的冯元，不得已也打发去了。将城内房子也卖了，另筑小房五六间，就在父母坟旁，止留一个苍头一个老姬，在身边度日。自己足不出户，在家守制读书，常到坟上呼号痛哭，把那功名婚姻两项事体，都置之度外了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三年服满。正值天宝十三年，~~并科~~取士，有司将他名字已经申送。只得唤苍头随着收拾进城，寻个寓所歇下。到了场期，带了文房四宝，进场应试。

原来唐朝取士，不用文章，不用策论，也不用表判。第一场只是五言、七言的排律，第二场是古风，第三场是乐府。

那钟景期，平日博通今古，到了场中，果然不假思索，揭开卷子，信笔而挥，真个是：

字中蝌蚪落文河，笔下蛟龙投学海。

眼见得三场已毕，寓中无事，那些候揭晓的贡士，闻得钟景期在寓，也有向不识面，慕他才名远播，来请教的；也有旧日相知，因他久住乡间来叙契阔的；纷纷都到他寓所，拉他出去。终日在古董铺中、妓女人家，或书坊里酒楼上及古刹道院里边，随行逐队的玩耍。

钟景期向住乡村，潜心静养，并无杂念。如今见了这些繁华气概，略觉有些心动，那功名还看得容易，倒是婚姻一事甚是热中。

思量：“如今应试，倘然中了，就要与朝廷出力做事，那里还有功夫再去选择佳人。不如趁这两日，痴心妄想去撞一撞，或者天缘凑巧，也未可知。”

那日起了这念头，明日就撇了众人，连苍头也不带，独自一个，去城内城外，大街小巷，痴痴的想，呆呆的走。一连走了五六日，并没个佳人的影儿。

苍头见他回来，茶也不吃，饭也不吃，只是自言自语，不知说些甚么。便道：“相公一向老实的，如今想是众位相公牵去结识了什么婊子，故此这等模样么。我在下处寂寞不过，相公带我去走走，总成吃些酒肉儿也好。相公又没有娘娘，料想没处搬是非，何须瞒着我？”

景期道：“我自有心事，你那里知道。”

苍头道：“莫非为着功名么？我前日在门首，见有个著的走过，我叫他跌了一着。他说今年一定高中的，相公不须忧虑。”

景期道：“你自去，不要胡言胡语惹我的厌。”苍头没头没脑，猜他不着，背地里暗笑不题。

到次日，景期绝早吃了饭出来，走了一会，到一条小胡同里，只见几户人家，一带通是白石墙；沿墙走去，只见一个人

家，竹门里边冠冠冕冕，潇潇洒洒的可爱。

景期想道：“看这个门径，一定是人家园亭，不免进去看一看，就是有人撞见，也只说是偶然闲步玩耍，难道我这个模样，认做白日撞不成。”

心里想着，那双脚儿早已步入第一重门了。回头只见靠凳上有个老儿，酒气直冲，鼾鼾的睡着。景期也不睬他，一直闯将进去，又是一带绝高的粉墙。

转入二重门内，只见绿荫参差，苍苔密布，一条路是白石子砌就的。前面就是一个鱼池，方圆约有二三亩大。隔岸种着杨柳桃花，枝枝可爱。

那杨柳不黄不绿，撩着风儿摇摆；桃花半放半含临着水儿掩映。还有那一双双的紫燕，在帘内穿来掠去的飞舞。

池边一个小门儿，进去是一带长廊，通是朱红漆的万字栏杆。外边通是松竹，长短大小不齐，时时有千余枝，映得檐前里翠。

走尽了廊，转进去，是一座亭子。亭中一匾，上有“锦香亭”三字，落着李白的款。中间挂着名人诗画，古鼎商彝，说不尽摆设的精致。

那亭四面开窗，南面有牡丹数墩与那海棠、玉兰之类，后面通是杏花，东边通是玉兰树，西边通是桂树。此时二月天时，众花都是蕊儿，惟有杏花开得烂漫。那梅树上结满豆大的梅子。有那些白头公、黄莺儿，飞得好看，叫得好听。

景期观之不足，再到后边，有绝大的假山，通是玲珑怪石，攒凑迭成。石缝里有兰花芝草，山上有古柏长松，宛然是山林丘壑的景象。

转下山坡，有一个古洞。景期捱身走过洞去，见有高楼一

座，绣幕珠帘，飞甍画栋，极其华丽。

正要定睛细看，忽然一阵香风在耳边吹过，那楼旁一个小角门，呀的一声开了，里面嘻嘻笑笑。只听得说：“小姐这里来玩耍。”

景期听了，慌忙闪在太湖石畔芭蕉树后，蹲着身子，偷眼细看。见有十数个丫鬟，拥着一位美人，走将出来。那美人怎生模样，但见：

眼横秋水，眉扫春山。宝髻儿高绾绿云，绣裙儿低飘翠带。可怜杨柳腰，堪爱桃花面。仪容明艳，果然金屋婵娟；举止端庄，洵是香闺处女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这美人轻移莲步，走到画栏边的一个青瓷古礅儿上坐下，那些丫鬟们，都四散走在庭中。有的去采花朵儿插戴；有的去扑蝴蝶儿耍子；有的在茶蘼架边撞乱了鬓丝，吃惊吃唬的将双手来按；有的被蔷薇刺儿挂住了裙袖，痴头痴脑的把身子来扯；有的因领扣儿松了，仰着头扭了又扭；有的因膝裤带散了，蹲着腰结了又结；有的要斗百草；有的去看金鱼；一时也观看不尽。

只有一个青衣侍女，比那美人颜色略次一二分，在众婢中昂如鸡群之鹤，也不与他们玩耍，独自一个在阶前，摘了一朵兰花，走到那美人身边，与他插在头上，便端端正正的站在那美人旁边。

那美人无言无语，倚着栏杆看了好一会，才吐出似莺啼如燕语的一声娇语来，说道：“梅香们，随我进去罢。”

众丫鬟听得，都来随着美人。这美人将袖儿一拂，立起身来

冉冉而行，众婢拥着早进了一小角门儿，呀的一声，就闭上了。

钟景期看了好一会，又惊又喜，惊的是恐怕梅香们看见，喜的是遇着绝世的佳人，还疑是梦魂儿错走到月府天宫去了。不然，人世间那能有此女子？

呆了半晌，如醉如痴，恍恍惚惚，把眼睛摸了又摸，擦了又擦，停了一会，方才转出太湖石来。

东张西望，见已没个人影儿，就大着胆走到方才美人坐的去处，就嗅嗅他的余香，假假他的遗影。

正在憧憬思量，忽见地下掉着一件东西，连忙拾起，看时却是异香扑鼻，光彩耀目。

毕竟拾的是什么东西？那美人是谁家女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

诗曰：

晴日园林放好春，馆娃宫里拾香尘。

痴心未了鸳鸯债，宿疾多渐鸚鵡身。

柳爱风流因病睡，鵲贪欢喜也嗔人。

桃花开遍萧郎至，地上相逢一面亲。

话说钟景期闯入人家园里，忽然撞出一个美人来，偷看一会，不亦乐乎。等美人进去了，方才走上庭阶，拾得一件东西，仔细看时，原来是一幅白绫帕儿。兰麝香飘，洁白可爱，上有数行蝇头小楷，恰是一首“感春”绝句。只见那诗道：

帘幕低垂掩洞房，绿窗寂寞锁流光。

近来情绪浑萧索，春色依依上海棠。

明霞漫题

钟景期看了诗，慌忙将绫帕藏在袖里，一径寻着旧路走将出来。到头门上，见那靠凳上睡的那老儿，尚未曾醒。钟景期轻轻走过，出了门，一直往巷口竟走。

不上三五步，只听得后面一人叫道：“钟相公在那里来？”

景期回头一看，却见一个人，戴着尖顶毡帽，穿着青布直

身，年纪二十内外。看了景期，两泪交流，纳头便拜。景期伸手去扶他起来细认，原来是位旧日的书僮，名唤冯元。

还是钟秀在日，讨来服侍景期的。后来钟秀亡了，景期因家道萧条，把家人僮婢尽行打发，因此冯元也打发在外。

是日路上撞着，那冯元不忘旧恩，扯住了，拜了两拜。景期看见，也自恻然。

问道：“你是冯元，一向在那里？”冯元道：“小人蒙相公打发出来，吃苦万千，如今将就度日，就在这里赁间房子暂住。”

景期正要打听园中美人的来历，听见冯元说住在这里，知道他一定晓得。便满心欢喜道：“你家就在这里么？”

冯元指着前面道：“走完了一带白石墙，第三间就是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这等，我有话问你，可到你家坐一坐去。”冯元道：“难得相公到小人家来，极好的了。”

说完，向前先路，站在自己门首，一手招着道：“相公这里来！”一手在腰间乱摸。

景期走到，见他摸出个铁钥匙来把门上锁开了。推开门，让景期进去。

景期进得门，看时，只是一间房子。前半间沿着街，两扇吊窗吊起。摆着两条凳子，一张桌子。照壁上挂一幅大红大绿的关公，两边贴一对春联是：“生意滔滔长，财源滚滚来。”

景期看了，笑了一笑，回头却不见冯元。景期思道：“他往那里去了？”只道他走进后半间房子去。

往后一看，却见一张四脚床，床上摊一条青布被儿，床前一只竹箱，两口行灶，搁板上放着碗盏儿，那锅盖上倒抹得光光净净。又见墙边摆着一口割马草的刀，柱上挂着鞭子儿，马刷儿，马刨儿。